

三國志後傳

古本小說集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『古本小說集成』編委會編

三國誌後傳

四  
明之西陽野史編次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劉備陳敏謀反據江東

晉懷帝永嘉元年。北漢主劉淵永鳳二年。西蜀成主李雄建興元年。此時正統雖屬於晉。但晉都洛陽。值國多難。罹張方之慘。西徙長安。又遇祁弘等肆行暴掠。空其城邑。惟有鄴城為畿下首郡。亦被鮮卑烏桓所據。外郡湖襄最要錢糧之府。屢為張昌杜崧寇擾。多所殘敝。并州晉陽大地。其定襄馬邑。皆馬盧二羌部所據。幾成坯壟。淮陽乃鹽利所出。貢賦首稱。被李辰石冰佔為賊壘。及得平復。陳敏在郡。十無二三到京。豫章武昌蘄皖一帶。又是汪可東等在其地作亂。殘毀平陽。太原常山真定渤海汲郡等處。盡屬北漢所轄。充魏瀛州諸郡。時為戰場。干戈不息。中州內地。曉夜無寧。民窮財竭。不可勝言。惟西蜀李雄僭稱成王。反得國豐民富。其叔李讓謂雄曰。汝之母親初入李門之時。就得一夢。見

室中忽起長虹二條。光彩爍目。俄而自中堂飛出。升於半天。少間前面  
在一條漸漸昏淡。分為兩段。而沒。其後面在下一條。祥光輝煌。復加  
明暉。五色俱備。直升於天。其夜汝母遂孕。生兄李蕩。次後生汝。兄中  
道失陷。是應半天斷沒之兆。後者升天。是應汝當為天子也。今晉朝大  
亂。漢日強盛。宜稱此時。稱尊號以壯國體。效漢昭烈。竭足之勢。然後觀  
其強弱。俟隙而動。西弱則併取閬、隨。東弱則兼奪荆襄。若得再取一隅。  
即可以吞圖中原矣。豈可區區守窟。甘於成王而已乎。李雄從讓之議。  
乃擇日改稱大成皇帝。正號建興元年。是又為三國矣。時司馬氏以骨  
肉自相殘殺。天心震怒。災異迭見。怪變屢作。六月。太白晝現三日。第四  
日水雹大下。方數千里。大者如拳。十餘郡相連無間。打死牛羊滿道。老  
幼凍死無算。惟光義縣巨族羊氏。其地獨晴。冰雹一箇無及。越旬餘。羊  
充有妻鮑氏。生一子兩頭四手。舉家驚異。渰沒之埋於郊外。其兄羊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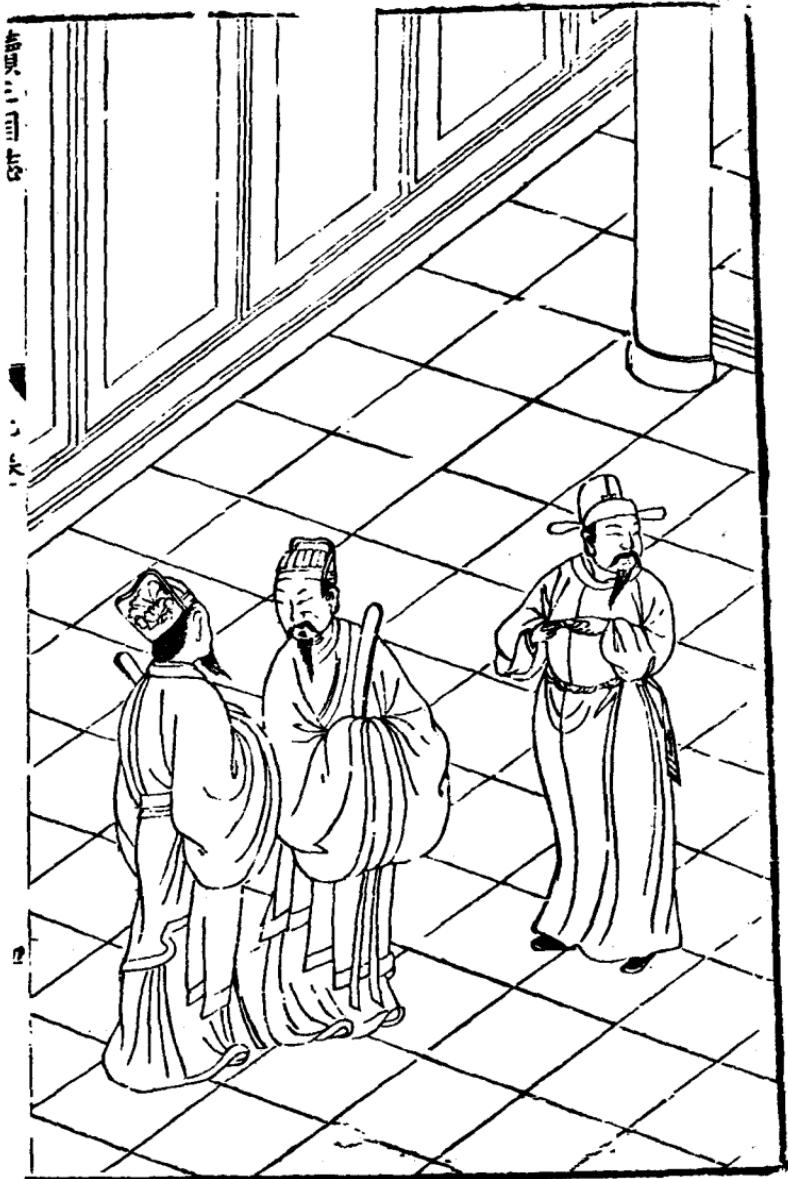
竊而食之。不五日亢出外。变作一虎。歸家傷二十餘人。為一童女所逐。又洛陽鄉中有一家。亦不罹火電。家甚富。其日賀喜飲宴。忽一大一猪。至堂前。似乞食狀。主人與飯肉。餵之。其夜於堂中桌上並頭挽抱而睡。主人恠之。以杖來擊。大猪卻其杖而走。至夜是猪復歸厨下。生三小豕。過一時。則是一人一大一猪俱能行。主驚令雖殺之。將出埋於荒郊之外。傍人教其將母猪併大皆殺之。主遍尋不見。或報看其走於埋小猪之處去了。主人徃尋之。已與猪大作合相抱死於瘞所。主令收埋而秘其事跡。朝中見異多。下詔州郡令守令等省刑節用。以禳天災。詔至楊州。刺史陳敏讀罷。與弟陳宏等論曰。天心變異。災殃迭見。當應國家。將宜當舉行。但今漢成二國日盛。朝廷不能制服。王浚苟得志。貢賦擅收。以致邊方效尤。各自椎據。吾今兵馬強盛。劇寇李辰石。冰。汪可東所。

破諸郡。皆吾收勦復奪。守官皆兄所委。悉受節制者。惟京口是吳王所  
守。其人懦弱易與。雖瑞瑯王來鎮建康。軍旅未振。何不趁此。分遣諸將  
將隊。章臨淮。九江。柴桑。廬陵。悉更親黨。守住。晉緊慢而謀併。京口丹陽。  
一路無阻。然後進奪建業為都。舊吳局足之勢成矣。陳敏然之。即使陳  
景。陳泓。陳宏。陳恢。錢廣。錢端。徃各郡鎮守。積糧致書。結連壽陽。劉準。  
從之。分遣統定。忽報京口吳王安薨。世子司馬常閻懦。東海王升。甘卓  
為吳國長史。以助司馬常。卓知此。弟弱無能。不堪輔翼。辭疾不赴。求歸養  
親。陳敏聞知大喜。乃使子陳景。錢端。助理治。奪其兵柄。陳敏既兼  
京口。遂起不軌之心。密召宏景。錢端等暗議曰。今朝中無人。寇盜四起。  
西北大亂。王浚。張執。崔霸一方。拓跋氏自據陰山。代地慕容段氏擅兵  
遼陽。蒲洪。姚弋仲皆包鯨吞虎踞之心。漢寇大舉入內。已取襄國。而河  
等郡。呼延晏將寇洛陽。吾有江左右。吳楚之半。淮南淮西壽陽亦附。

精足用。糧食豐盈。欲趁此時。兼併荆越。以圖大事。汝等高見如何。陳景曰。欲幹大事。必得高賢相資方可。今朝廷以吾兄有勦寇之功。故容在此。椎據數郡。以為東南屏障。若聞吾等造反。必定發兵征討。設無高才大貨。焉能成事。陳宏曰。此地有高賢數人。皆棄官不仕。但恐難可屈致耳。陳敏曰。此數人才華超邁。節操清高。雖居林泉。名播朝野。吾固知矣。但朝廷數曾徵擢。彼因晉之諸王自亂。故逃避懶干仕進。甘卓顧榮。皆受羨官。因齊王不從勸諫。與張翰周訪逃回江東。賀循周玘卞壘。皆江南人物。士望所屬。循壘已應瑯琊王之聘。其他尚在閑中。得此輩來共謀議。則可濟矣。宋曰。今有甘卓。曾授職吳王長史。懷帝使其為司馬常之博。共鎮京口。卓知常不堪輔助。辭歸。眷疾。若能先挾其來。則可以假吳王之令。制服群下。易於成事矣。陳敏听弟所言。心中大喜。乃分付衆人。各思請甘卓之計。未知此回陳敏兄弟暗謀不軌。成否。還是如何。

陳宏奏聘隱士





按晉史甘卓字季思。乃丹陽人秦甘茂之後也。祖甘寧為吳上將軍。父甘昌為太子太傅。卓幼未及仕。父卒。吳破卓貧居自守。州郡舉之入治。授廷尉。齊王知其賢。擢為府中主簿。固敗還郡。聚鄉勇協討石冰。劉弘引為司馬。東海王召為參軍。以父極品世家。乃論平寇功封都亭侯。吳王晏卒。越附卓為司馬。常之傳兼吳國長史。卓見天下大亂。吳王常無治鎮之才。乃棄官歸。奉隱於江左。陳敏兄弟知其名。故謀召之。

又按史顧榮字彥先。吳郡吳邑人。為南土巨姓。祖顧雍為吳丞相。父顧穆為吳宜都太守。吳破與張翰、陸機入洛陽。人稱為吳南三俊。授郎中令。遷尚書郎。轉太子舍人。廷尉正。趙王倫重用之。不果。齊王問。為主簿事。榮見問。听信董萼小人之言。知齊王必敗。慮禍及身。乃欵意縱酒曠事。齊王怒黜之。友輩或問其由。榮曰。世事如此。惟酒可以。

解憂耳。惟張翰誌之會趙王倫收淮南王之僚屬付廷尉。孫秀欲盡誅之。榮不肯力爭之。衆官獲免。及倫篡位。太子司馬季復以榮為長史。時東宮有持炙肉進侍之人。狀貌不凡。有欲得嗜炙之意。榮看見揣知其情。因以已前炙肉賜與啗之。坐客問其故。榮曰。安有終日執事而不知其味者乎。人皆笑之。及趙王倫被三王所誅。榮為長史當斬。係前執炙肉者為收督卒之長。感榮與炙之惠。乃以計力救。使遁得免。後齊王冏復求之。出為齊府主簿。及後齊王又專政。惟董葛等五公之言是從。乃與張翰二人避逃東歸。

當日陳敏欲謀不軌。其弟陳宏勸其訪求江左高才為助。意以甘卓為吳王之師。欲謀為輔。又恐不從。計無所出。荀下守京口將錢端獻計曰。卓乃江東高士。衆所推服。主公必欲以幣屈致。彼安肯即允。而不避嫌疑乎。吾聞他有一女。年已乃笄。未曾許聘于人。今當托媒結婚與公子。

彼今未知主公有異志。必定相從。若得親事一成。則是兩相姻姪。即有別行。不怕他不順從也。陳敏听言大喜。即遣人往甘家求親媒者至卓家。道其情。甘卓不從。送其人回。妻子知之。亟謂卓曰。陳豫章乃當今之豪傑。推據江右。今兼廣陵諸郡。兵甲如林。富貴無比。今求吾女。當以許允。何得推拒。卓曰。汝不知也。吾觀陳豫章新併諸郡。勢猖狂。恐有非常之想。倘一朝發殃。必及吾。那時如何迴避。此實非可久依之親戚也。還宜辭之。乃待其使者以善言異謝。而拒絕之。使回道意。陳敏心甚悒怏。乃召衆弟與腹心等暗議。曰。汝等勸吾行事。思挾甘公為助。則可假借吳王令旨。好動兵馬。今卓不從。則無高人與計。如何行事。錢端又曰。適聞媒使所言。卓之妻子甚有從允之意。推卓不肯。主公可先將厚賂。默地送與其妻舅。令彼為媒。人言卓妻賢而有智。夫婦甚相得。言無不從。彼舅一受吾禮。必然力勸其姊。從弟意亦必力勸其夫。親事

馬有不成之理乎。陳敏然其言。乃偸厚禮送與其舅。托為作伐。舅懼陳  
敏勢大。只得受禮從允。即往卓家先見其姊。具言陳公與吾家門楣尔  
稱。今求甥女為媳。禮合許他。何故推阻。姊曰。姐夫不歛阿附勢豪。恐人  
譏議。故不允耳。舅曰。姐夫乃高明賢士。所見固是。但陳公兄弟如虎兵  
士。如狼廁冠。不能櫻其鋒。而朝廷無能制其橫。倘若惹彼嗔恠。則你我  
兩門骨肉皆為虧粉矣。今彼亡。我來說姊。還要作一張主。免生禍  
寃。姊從弟言。乃再三苦勸甘卓。從其所求。卓孰不允。甘孺人曰。相公高  
見。固非女子輩之所可及。依吾愚見。今就許其為婚。不過只是一女。今  
愛惜一女。而不惜一家。可乎。吾思不若權且許與。待其有變。再以事故  
遞歸。後無暇及我矣。且吾不預其謀。朝廷亦無柰何我們。豈不兩全其  
美。設或彼欲以因親挾我。我便先通之與官府。反戈合攻之。不然恐彼  
暗箭難防耳。甘卓所妻之勸。曲從親事。使舅逕往。敏屢回報。敏見婿成

心中大喜。厚欵卓異。盛陳聘禮。擇吉迎窩與男陳景畢姻。以圖行事。遂大張筵席。托以親酒。遍請避位高賢。思要勒其協從書至。顧榮周玘家相請。二人見之。乃先私會共議曰。吾見陳敏所為。寧有非望之心。今挾甘公為婚。而邀我等。是羅網江左諸名士。不久將謀叛也。我等亦受彼私。避祿之行。俱失矣。不可妄去。玘曰。今彼請吾赴宴。未可見疑。當去作賀。以觀其動靜。若其果有不臣之心。吾等四日即行遠避。何難之有。于是二人俱從其請。同往赴賀。陳敏兄弟慇懃拜謝。款留數日。並不放歸。每夜與其黨牛新羊類錢端谷應等密議曰。今諸名人皆從吾召。可以興兵起事矣。牛新曰。主公欲起大事。必有緒端。方可以感發衆心。則人樂為我用。兵出有名。方可得濟。必須邀請甘長史到此。啞議使其假吳王令旨。授主公為楊州大都督。兼領江淮諸處軍事。將兵巡按被寇州郡。掃清餘黨。安撫黎民。則吾於中取事。更置親黨為篆吏。分道守把。何

事不成。陳敏聽言大喜，乃即修書托以會親，邀卓至府中。遂假稱楊州  
大都督羊奕以反情報知。顧榮、周玘二人將欲辭歸。敏乃授榮以撫軍  
將軍丹陽內史。周玘為安陸守。玘言於榮曰：「吾輩乃清名之士，決不可  
受此不義之職。」榮曰：「非也。若不從彼之命，則我等必先受禍。不若效陳  
平之先呂后，然後於中取事，共平漢難。」亦未為脫。乃竟受其職。陳敏見  
受大喜。周玘立要辭去。敏怒其忤已，乃欲殺之。言於顧榮，使之勸玘。榮  
因以言給敏曰：「將軍今承吳王令旨，神武不世。清寧東南，正宜安養君  
子。從彼高蹈之志，以塞毀謗之口，則大事可不勞力而成矣。焉可造次  
殺士，以取殘暴之名？若能濟之以寬，棄之以德，則上方數州之地，可以  
傳檄而定。脫一賊殺，不辜人懷，驚懼各自為心。賢智遠遁，無人輔翼。雖  
兵行得地，恐不能久守也。」敏聞其言有理，乃不迫玘，放之暫歸。玘行榮  
密囑曰：「公切不宜遠避。願早晚相計，以收平勃之功。」玘點首而別。敏遣

錢端谷應羊類牛新將兵徇收淮海不附郡縣。以弟陳斌羊奕錢瑞將兵徇收江南常潤一帶郡縣。不數日各皆報捷。此時瑯琊王初鎮連康兵糧未備不敢征討。乃以情詞具奏於朝。中懷帝大驚急召王衍等上殿計議。王衍謝鑑奏曰。今中州多故盜賊縱橫。守宰乘機名不奉令。惟江東吳楚之地。糧運貢奉不缺。設若又被陳敏所據。則朝廷奉祿何所取給。都邑孤立矣。王脩阮修二人曰。事不宜遲。若待勅成卒難勦滅。亟宜下詔令荊州刺史劉弘為主帥。再調廣州刺史陶侃與同張光等合兵討之。南平應舊入朝。雖去在途可亦畱住助殄叛逆。大江以東有王導輔瑯琊王在彼鎮守。伏尚潘仁亦能為守。敏亦未敢卒渡。再差詔命着劄准劄機謹守順蔡壽陽。弘等到立能平之。何足道哉。帝從脩議。令太傅司馬越連發詔書往各鎮共七處。荊州使者先發。於路星夜如飛而進。不日到郡。劉弘患疾。乃扶病接詔。即日往江夏襄陽召婿夏

張與皮初至荊州共議曰。楊州陳敏作亂。朝中勅吾為主帥。不幸有疾。恐負欵命。賢婿與皮襄陽代吾監軍先行。听得甥孫應思遠兵來。吾功可成矣。當自潯陽順流逕下。以候陶士行。吾若稍可。即便自至。二人領命而起。廣州刺史陶侃一見詔至。即與朱伺童奇引兵自庾嶺出韶桂。約會張光。與夏庠以書遺陶侃。領兵出澑河以截陳敏後軍。先取徐泗。時詔令各鎮並听劉弘節制。弘命李興運糧先應張光。越二日弘病稍可。即議欲自抑糧草以會陶侃。共議破敏之計。衆僚佐曰。大人未可輕赴。陶士行與陳敏共鄉。兼且同年友善。其來之速心未可測。且待棄陽江夏二處兵去。試觀動靜如何。待其回報而行。若陶廣州果是忠心。為國不私其親。那時去會。未為晚也。今若不審而去。恐彼有變。連荊州不可保矣。劉弘曰。陶公之心。吾知之久矣。保無他意。且一樹之葉尚有酸甜之異。一腹之親亦有賢愚之別。况同鄉乎。且始出兵而先致疑。同